



名士雅品小集书系

陈西滢

闲话西滢



西滢闲话

陈西滢

東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滢闲话/陈西滢著.-北京:东方出版社,
1995.10

(名士雅品小集书系)

ISBN 7-5060-0604-9

I. 西… II. 陈… III. ①随笔-中国-当代
②散文-中国-当代 IV. I267

西滢闲话

XI YING XIAN HUA

陈西滢

东方出版社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通县电子外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5 年 10 月第 1 版 1995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64 印张 5.625

字数:133 千字 印数:1—5,000 册

ISBN 7-5060-0604-9/I·30 定 价:10.80 元

出版说明

陈西滢的创作极少,只有《西滢闲话》、《西滢续话》不多的几个集子,却奠定了其在现代文坛的地位,被阿英推为现代散文十六家之一。陈西滢的散文深得英国随笔之要旨,文字晶莹透剔,清可鉴底,笔下如行云流水,有意态从容之趣味。《西滢闲话》收录了作者在1924年12月至1925年6月间发表在《现代评论》上的一组杂感随笔,内容涉及文学、思想、艺术、人物,可视为二十年代文艺界的一个缩影。作者在笔涉社会问题时,时常出现思想的矛盾,甚至流露出思想的偏颇。他与鲁迅的那段著名公案,史家已有定论,读者亦自有评判。

此书二十年代由新月书店出版后,深受读者

喜爱。解放后，几成绝版。此次据六十年代台湾的“文星丛刊”本排印，只对原文的错漏不妥处作了更正。旨在为现代文学研究者提供宝贵的资料，同时亦可以让读者一窥陈西滢自成一格的散文风貌。

目 录

中山先生大殓给我的感想·····	(1)
民众的戏剧·····	(7)
哀思 ·····	(14)
小戏院的试验 ·····	(19)
中国报纸的外闻 ·····	(26)
独身主义萧士比亚兄妹 ·····	(30)
开铺子主义 ·····	(32)
“非利士第恩” ·····	(38)
清宫 ·····	(43)
《观音》与国剧 ·····	(45)
“报娘恩” ·····	(47)
“一天星斗” ·····	(48)

文艺出版物	(50)
吴稚晖先生的著作	(52)
妙论	(54)
洋钱与艺术	(57)
粉刷毛厕	(67)
黎明即起	(70)
东西文化及其冲突	(72)
拆了火炉搭凉篷	(75)
劝进表与伟人的传记	(77)
庆贺“小剧院”成功	(83)
善本展览会	(84)
五卅惨案	(85)
干着急	(92)
多数与少数	(98)
维持	(102)
干脆	(104)
智识阶级	(106)
行路难	(110)

象的故事·····	(115)
“乌龟坐电车”及其他·····	(117)
官气与洋气·····	(122)
模范县与毛厕·····	(124)
理由·····	(128)
参战·····	(131)
走马灯·····	(133)
争点·····	(135)
利害·····	(140)
“有奶便是娘”与“无奶不是娘”·····	(142)
刘叔和·····	(148)
南京·····	(158)
中国式的外国医院·····	(161)
民气·····	(164)
捏住鼻子说话·····	(166)
粉饰·····	(169)
文章与饭碗·····	(171)
创作的动机与态度·····	(175)

版权论·····	(179)
吃饭与火并·····	(183)
捞油水·····	(187)
放假·····	(189)
剽窃与抄袭·····	(192)
著书与教书·····	(200)
“管闲事”·····	(205)
法郎士先生的真相·····	(210)
再谈法郎士·····	(220)
吴稚晖先生·····	(230)
罗曼·罗兰·····	(238)
线装书与白话文·····	(246)
再论线装书·····	(254)
苦力问题·····	(262)
《空谷兰》电影·····	(272)
中国的精神文明·····	(279)
文化的交流·····	(287)
小畑的小戏·····	(292)

飞机炸弹声中的感想·····	(294)
新文学运动以来的十部著作(上)·····	(300)
新文学运动以来的十部著作(下)·····	(307)
贫民与节育问题·····	(315)
节育问题·····	(321)
“尽信医不如无医”·····	(328)
西医问题讨论·····	(335)
谈世界文学史·····	(346)

中山先生大殓给我的感想

今天孙中山先生移灵到西山去，丧仪似乎比上一次有纪律，有秩序得多。可是送葬人的行伍虽然整齐些，他们的态度却大不及上一次的严重了。

我们站在路旁，只见一队一队的青年过去，口中喊着：

“打倒帝国主义，嘻嘻！”

打倒封建军阀，嘻嘻！”

中山主义万岁，嘻嘻！”

这“嘻嘻”两字，是我加上去的，可是读者假如留意我上文用的是“见”字不是“听”字，大约不会说我是诬蔑他们吧？因为那些高声呼号的青年们，实在十个中八个是在笑着。他们也许觉得在人前

这样的呼号是很好玩的，所以高兴的笑着，也许觉得在人前这样的呼号是怪不好意思的，所以搭讪的笑着，可是，无论如何，他们忘记了他们是在送殡，送一个他们最崇拜、最景仰的伟人的殡。

我们觉得无声的悲哀是最沉痛的悲哀，无声的行列是最严重的行列。在孙先生大殡的时候高声的呼号已经是错了，何况那些呼号的青年们，十个中八个是在笑着。

尤其使我觉得难受的是看见许多十岁左右的小学生也在把这四五句口头禅高声的叫着。他们的笑是应当的，因为他们本不懂得他们叫的是什。可是为什么教他们这样的叫呢？

也许我受了英国思想自由的毒，我总觉得一个信仰必须有理智做根基，才算得是澈底的信仰，要不然只好算迷信。我又觉得迷信的势力虽然大，虽然历史上的事实大半是迷信驱策出来的，究竟总得有澈底的信仰，世界才会有进步。我并不反对人家提倡某种宗教，我却不赞成把任何一种的宗

教信仰灌输入孩提的头里去，我并不反对人家提倡某种政治学说，我却不赞成把任何一种的政治学识去教知识未开的幼童。我以为一个懂得你的反抗者比一个盲从的信仰者有价值的多。

萧伯纳说：“世界上只有一条金科玉律，这条律说，世界上没有金科玉律。”

就是金科玉律，经了年月，换了地点，也免不了修改，何况本来就没有什么金科玉律呢？

他们的呼号，使我想着中山先生的三民五权主义，同时也联想到英国有两位大文豪也不约而同的希望我们恢复考试制度，一位还希望恢复弹劾制度。

一九二一年六七月间我同章行严先生见过几位英国政治思想家，里面有一位是小说家威尔思（H. G. Wells），一位是戏剧家萧伯纳（G. B. Shaw）。

坐在他乡间园中谈到中国的时候，威尔思这样的说：

“民主政治并不是万能的圣药。现在各国都在模仿英国，这是一件很不幸的事，可是中国虽然在许多方面是向来非民主的，例如没有代议制度。在别种方面，却很合民主的精神，例如科举制度。在科举制度底下，谁都能爬到国中最高的位置。你们为什么不恢复那制度呢？自然恢复的时候，应当适合现状，譬如不考四书五经，考新的学问……。”

他又说：他自己正想写一本书，叫《人的选择》。什么人最配干什么事，什么事需要什么人，一定有一种选择方法。选工业专家有工业专家的选法，选学校教师有学校教师的选法。他说这本书在小说之外，当最先出版。可是四年来他又写了好几本书，这一本还没有出现。

称赞弹劾制度的也是威尔思，可是我的日记上没有记下来，现在想不起他怎样说的了。

萧伯纳说的更有趣了：

“配治人的才可以治人。‘为人民的利益，由人民主持的人民的政府’这一句话，从林肯首倡以

来，成了口头禅了。但是人民是不能主持政府的，他们连戏都不会得写。假使有人说戏剧应当是‘为人民的愉快，由人民编著的人民的戏剧’，我就要说他们是瞎说。人民是不会写戏的。他们要戏，他们就得请教我。政府也是一样的。英美历代相传的见解是谁都能治国。中国历代相传的见解可不同了。治人的一向须经过一个智识的试验。试验的方法也许很糟，意思却不错。困难的地方就在怎样想出一个着实可靠的试验方法来。”

威尔思与萧伯纳，虽然以小说家戏剧家出名，他们在政治思想上很有些贡献。他们像一般近今的政治思想家，都对于民主政治，非常的怀疑，可是想不出什么具体的替代方法来。威尔思说过：“只要有十分钟的工夫，我们便可以把民主主义打得体无完肤，可是其余的主义，不消五分钟便可以打得落花流水了。”这句话很可以表示一般近今政治思想家的态度。考试制度和弹劾制度也许是一种补救的方法，至少他们以为在中国是值得试验

一下的。不过在他们是“姑妄言之”，在我们也是“姑妄听之”。偶然想到，翻开日记本，译述于此。我并不是说中山先生提倡的考试权和弹劾权，经过他们不约而同的赞成，增进了多少价值。只是，我希望崇拜孙先生而“仍须努力”的人，努力下些研究的工夫，使他的主义成一种更完美而能应实用的学说，不要仅仅在宣传方面努力。要不然，孙中山先生的主义虽在口头，在纸上“永远不死”，在实行方面能够说得定“永远不死”吗？“行之匪艰知之维艰”，孙先生的这句话，是应当时刻记在心上的。

民众的戏剧

Iolanthe by Gilbert
and Sullivan P. U. M. C.

凡是关心艺术，眼光明了的人，谁都相信中国的旧戏是应当改良的，新剧是应当提倡的。我们也赞同这样的意思。可是一般提倡新剧的人，我们以为大都走进了“此巷不通”的死胡同。他们只知道新剧是要提倡的，他们却不问怎样的新剧是可以提倡的。他们不问一出戏是不是完全西欧的特产，里面的风俗思想能不能得到中国观众的了解；他们更不问一出戏，是不是改头换面的旧戏，只有旧戏的短处，没有旧戏的长处；他们只要看见“新戏”